

歷史成語故事

(二)



香港海鷗出版公司出版

歷史成語故事

(二)

海鷗出版公司出版

歷史成語故事

(二)

海鷗出版公司出版

香港英皇道九五五號一樓

金冠印刷公司承印

九龍紅磡差館里三至五號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版

目 次

三家分晋	5
用人不疑	14
河伯娶妇	21
起死回生	27
不受蒙蔽	33
商鞅变法	40
孙膑下山	49
马陵道上	58
悬梁刺股	65
攻守同盟	72
合纵抗秦	80
连横亲秦	87
胡服骑射	95
屈原投江	104
鸡鸣狗盗	112

狡兔三窟	118
火牛陷阵	126
完璧归赵	135
负荆请罪	143
远交近攻	147
赠袍解仇	154
活埋赵卒	160
毛遂自荐	167
盗符救赵	173
图穷匕见	182
统一中原	193

1. 三家分晋

越王勾践〔越国原先在浙江省杭县以南，东到海边的地方〕“臥薪尝胆”、发愤图强，苦干了二十年，不但灭了吴国〔在江苏省南部〕，报了以前亡国的大仇，而且大军渡过淮河，当上了中原诸侯的领袖，做了霸主。一向称为霸主的晋国〔在山西省〕，到了这时候，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统一的诸侯国了。有势力的大夫，各人割据自己的地盘，把晋国分成了好几个小国。他们之间还互相攻打，互相兼并。在这种情况下，晋国怎么能跟强大的越国对敌呐？

晋国的大夫当中势力最大的原来有六家，他们老是你打我、我打你地混战一起。后来有两家被打散了，晋国的大权可就归了四家，就是：智家、赵家、魏家、韩家。这四家管理着晋国，晋国的国君到哪儿去了呐？说起来一点不稀罕。那时候列国的大夫占有大量的土地。他们直接统治农民，比国君富裕得多。农民的生活在大夫的手下，也比在国君的统治下要好一些，压迫和剥削也轻一些。有不少人因为受不了国君的压迫和虐待，情愿

逃到大夫的封地里去做佃农。 各国的大夫为了保持自己的势力，有意識地对百姓作了一些讓步，来换取他們的拥护。 就这样，晋国的土地和人民实际上由这四家治理了。

这四家——智伯瑤〔yáo〕、赵襄子〔襄xiāng〕、魏桓子〔桓huán〕、韓康子——之中，智伯瑤的势力最大。 他对赵、魏、韓三家說：“咱們晋国一向当着中原的霸主。 沒想到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先后起来，夺去了霸主的地位，这是咱們晋国人的耻辱。 如今只要把越国打败，晋国仍然能够当上霸主。 我主张每家大夫拿出一百里的土地和戶口来归給公家。 公家的收入增加了，壯丁增加了，实力才会增强，才能够重新当上霸主。”智伯瑤的話表面上听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这三家大夫早就知道智伯瑤存心不良，他是想独吞晋国。 他所說的“公家”，其实就是“智家”。 可是他們三家心不齐，沒法跟智伯瑤鬧別扭。 智伯瑤派人去向韓康子要一百里的土地和戶口，韓康子如数交割了。 智伯瑤派人去向魏桓子要一百里的土地和戶口，魏桓子也如数交割了。 智伯瑤就这么增加了二百里的土地和戶口。 跟着他又派人去找赵襄子要一百里的土地和戶口，赵襄子可不答应。 他說：“土地是先人的产业，我怎么也不能送給別人。 韓家、魏家他們願意送，不干我的事，我可沒法依！”来人回去把赵襄子的話向智伯瑤报告，智伯瑤气得鼻子呼呼地响。 他派韓、魏两家一同发兵去打赵家，

还答应他們灭了赵家之后，把赵家所有的土地和戶口三家平分。

公元前 455 年，智伯瑤自己率領中軍，韓家的軍隊擔任右路，魏家的軍隊擔任左路，三隊人馬直奔趙家。趙襄子知道寡 [guǎ] 不敵眾，就帶着趙家的兵馬退到晉陽 [在山西省太原市] 城里，打算在那兒死守。這個晉陽城是趙家最堅固的一座城。當初由趙家的家臣董安于一手經營，裡面蓋了很大的宮殿，宮殿的圍牆內部全用葦箔 [bō]、竹子、木板做成，外面再用磚和石頭砌上。宮殿里的大小柱子全是上等的銅鑄成的。所有的建築又結實又好看。董安于之後，趙家又派家臣尹鐸 [yǐn-duó] 治理晉陽城。這位尹鐸老想着辦法安撫老百姓，減輕刑罰，減少官差，因此很得民心。這回晉陽人一聽到趙襄子來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出去迎接。趙襄子一見晉陽城很嚴實，糧草又充足，老百姓願意跟他在一起，他就放心多了。

沒有多少日子，三家的兵馬把城圍上。趙襄子吩咐將士們堅決守城，不准交戰。每逢三家攻打的時候，城上的箭就好像雨點似地落下來，智伯瑤沒法打進去。晉陽城就这么仗着弓箭守了半年多。可是箭都使完了，怎麼辦呢？趙襄子為了這個，悶悶不樂。他手下的謀士張孟談對他說：“聽說當初董安于在宮殿裡準備了無數的箭，咱們找去找。”這一下可把趙襄子提醒了。他立刻叫人把圍牆拆去一段，果然裡面全是做箭杆的現成材料。

又拆了几根大铜柱子，鑄成无数的箭头。有了这么多的箭，再使几年也使不完。赵襄子叹息着說：“要是沒有董安于，如今上哪儿找这么些兵器去？要是沒有尹鐸爱护老百姓，他們哪儿能这么不怕死地守住这座城呐？”

三家的兵馬把晋阳城围困了两年多，沒打下来。到了第三年，有一天，智伯瑤正在察看地形的时候，一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就有了主意了：晋水是由龙山那边过来，繞过晋阳城往下流去；要是把晋水一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他就吩咐士兵們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城，又在上游那边造了一个很大的水库。在晋水上筑起坝来，攔住上游的水。这时候正赶上雨季，一連下了几天大雨，水库里的水都滿了。智伯瑤叫士兵們开了个豁口〔豁huò〕，大水就直冲晋阳城，灌到城里去了。不到两天工夫，城里的房子多半給淹了。老百姓跑到房頂上和高地避难。竹排、木头板子都当了筏子。烧火、做飯都在城头上。可是全城的老百姓宁可淹死，不肯投降。

赵襄子叹息着对张孟談說：“民心固然沒变，要是水勢再高涨起来，咱們不就全完了嗎？”张孟談說：“我总觉得韓家和魏家决不会甘心情願地把自己的土地讓給智家。他們也是出于无奈。依我說，主公多准备小船、竹排、木筏子，再跟智伯瑤在水上拚个死活。我先想办法去見韓康子和魏桓子去。”赵襄子当天晚

上就派張孟談偷偷地去跟兩家相商，約他們反過來一同去打智伯瑤。要是韓康子和魏桓子能够同意的話，趙襄子就有救了。

第二天，智伯瑤命令下來，叫韓康子和魏桓子一同去察看水勢。他指着晉陽城挺得意地對他們說：“我用不着交戰，我能够叫這條晉水替我滅掉趙家。你們看，晉陽不是就快完了嗎？早先我以為晉國的大河像城牆一樣可以擋住敵人。照晉陽的情形看來，水能滅國，大河反倒是个禍患了。你們看：晉水能夠淹晉陽，汾水就能淹安邑〔魏家的大城，在山西省解縣東北〕，絳水也就能淹平陽〔韓家的大城，在山西省臨汾縣南〕。是不是？哈哈哈！”韓康子和魏桓子連連答應著說：“是，是，是！”智伯瑤見他們答話有點慌里慌張，好像挺害怕的樣子，自己才覺得把話說錯了。他賠着不是說：“我這個人哪，是個直心眼，有一句說一句，你們可別多心！”他們兩個人又點頭哈腰地說：“是，是！您是頂天立地的英雄。我們能够跟着您，蒙您抬舉，真是非常榮幸了。”他們嘴里尽管這麼說，心里可就此決定跟着趙襄子干了。

第三天晚上，約摸四更天，智伯瑤正在自己的營里睡着，猛然間聽見了一片喊殺的聲音。他連忙從臥榻上爬起來，衣裳和被子已經濕了，兵營里全是水。他還以為大概堤壠開了口子，大水灌到自己營里來了，趕緊叫士兵們去搶修。不大会工夫，水勢越來越大。智伯瑤的家臣豫讓〔豫yù〕帶着水兵，扶着智伯瑤

上了小船。智伯瑤在月光下回头一瞧，就見士兵們在水里一起一沉地掙扎着，这才明白敵人把水放過來了。正在惊慌不定的時候，一霎時四面八方都響起了戰鼓。韓家、趙家、魏家三家的士兵都駕着小船、竹排、木筏子，一齊冲殺過來，見了智家這些“落水狗”，就連打帶砍，一點不放鬆。當中還夾雜着喊叫的聲音：“別放走了智瑤！拿住智瑤的有賞！”智伯瑤對豫讓說：“原來那兩家也反了！”豫讓說：“別管他們反不反，主公趕緊殺出去，上秦國去借兵！我留在这兒破出死命對付他們。”說着，他跳上木筏子，殺散敵人，叫大將智國保護着智伯瑤逃跑。

智國保護着智伯瑤，坐着小船一直向龍山那邊划去。這一帶沒有追兵。智伯瑤才喘了口氣。他們好不容易把船划到了龍山跟前，急急忙忙地上了岸。幸虧東方已經發白了，他們順着山道走去，跑了一陣子，略略寬了寬心。不料剛一拐彎，迎頭碰見了趙襄子！趙襄子早就料到智伯瑤准從這條路上跑，預先帶領一隊兵馬在那邊埋伏着。他當時就逮住智伯瑤，砍下他的腦袋。智國自己抹脖子自杀了。

三家的兵馬合到一塊兒，把沿着河邊的堤壠拆了。大水仍舊流到晉水里去，晉陽城又露出旱地來了。

趙襄子安撫了居民之後，就給韓康子和魏桓子道謝。他們宣布智伯瑤的罪惡，就照古時候的習慣把智家的男女老少殺得



智国保护着智伯遜，坐着小船逃跑。

一干二淨。韓家和魏家的一百里土地和戶口，當然由各人收回去。智家的土地和戶口，他們就三股平分了。

韓康子、趙襄子和魏桓子三家滅了智伯瑤，都想趁着這個時候把晉國分了，可是這麼大的事情也不能說干就干，總得找个恰當的时机才好。到了公元前438年，晉國的國君晉哀公死了，兒子即位，就是晉幽公〔幽yōu〕。韓康子、趙襄子、魏桓子他們一見新君剛即位，軟弱無能，大伙兒就商定了平分晉國的辦法。他們把晉國的絳州和曲沃〔wò〕兩座城給晉幽公留着，別的地界三家瓜分了。這一年來，韓、趙、魏三家就稱為“三晉”，各自獨立。晉幽公只好在三晉的勢力之下活着。他不但不能把三晉當作晉國的臣下看待，而且為了害怕他們，自己反倒一家一家地去朝見他們。君臣的地位就這麼顛倒過來了。

公元前425年，趙襄子得了重病死了。就在這一年里，韓康子和魏桓子也都病死了。這三家的繼承人叫韓虔〔qián〕、趙籍和魏斯。他們合在一起，打算自己正式做諸侯。

公元前403年，韓、趙、魏三家打發使者上成周〔在河南省洛陽市東北〕去見周威烈王，要求他把他們三家加在諸侯的名冊上，還說：“韓虔、趙籍、魏斯都因為尊敬天王，才來稟告。只要天王正式封他們為諸侯，他們就能輔助天王。”周威烈王一想，就是不認可也是沒用，還不如順水推舟做個人情。他就封魏斯為魏

侯，赵籍为赵侯，韓虔为韓侯。有的历史学家就把这一年作为战国时期的开始。

这新起来的三个諸侯宣布了天王的命令，各自立了宗庙，向列国通告。各国諸侯都來給他們賀喜。 只有秦国〔在陝西省南部〕不跟中原諸侯来往，中原諸侯还是把它当作西方的戎族〔山戎的部族；戎 róng〕看待。秦国当然沒派人来。

晋幽公之后，到了他孙子的时候，三晋干脆把这个挂名的国君也废了，讓他做个老百姓。 从此，晋国的統治系統就断了，以后只有韓、赵、魏，連晋国这个名称也不用了。

2. 用 人 不 疑

三晋里头最强盛的要算魏国了。魏文侯斯相当聰明。他一个劲儿地搜罗人才，兴修水利，改进耕种的方法，实行粮食平粜〔tiào〕。这粮食平粜法可以說是魏国首創的，对于老百姓大有好处。魏文侯認為粮食的价錢最好能够平平稳稳，不高不低。粮价太高了，不种地的老百姓就难过日子；太低了，农民就要吃大亏。逢到熟年，公家把粮食照平价买进，不讓粮价下跌。逢到荒年，公家把粮食照平价卖出，不讓粮价上涨。这么一来，不管年成好不好，粮价总是平稳的。实行了平粜法，商人和地主就不能任意操縱粮价，減輕了他們对农民的剥削，老百姓的生活要比以前安定得多了。

粮食充足了，人民生活安定了，魏国就漸漸强盛起来。魏文侯决心要去收服中山国〔在河北省定县〕。中山国在魏国的东北边，原来是晋国的属国。自从三家分晋之后，中山国向誰也沒进貢。魏文侯怕赵国或是韓国把中山国夺过去，就打算先下手。再說中山国君荒淫无道〔淫yin〕，对待老百姓非常凶暴，魏文侯更有

理由发兵去征伐。有人推荐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叫乐羊[乐yue]，說請他当大将，一定能够把中山收过来。可是另外有些人反对說：“不行！乐羊的儿子乐舒，如今正在中山做大官。咱们不能叫他去打中山。”魏文侯就派人去探听，才知道乐羊很有見識。他儿子乐舒曾經奉了中山国君的命令去請他。乐羊不但不去，还叫他儿子离开中山，說中山的国君荒淫无道，跟他在一块儿必然自取灭亡。魏文侯就派人把乐羊請了来。

魏文侯对乐羊說：“我打算派你去征伐中山，可是听说你的儿子在那边，怎么办呐？”乐羊說：“大丈夫为国立功，决不能为了父子的私情不顧公事。我要是不能把中山收服过来，情願受处分！”魏文侯挺高兴地說：“你这么有把握，好极了。我就用你，相信你。”乐羊很感激国君这么信任他，要求馬上发兵。

公元前408年，魏文侯拜乐羊为大将，西門豹〔姓西门，名豹〕为副将，率领五万人馬去进攻中山国。中山国君姬窟(ji-ku)派大将鼓須带领一大队兵馬迎上来，不讓魏兵过去。两边打了一个多月，也沒見胜敗。后来乐羊和西門豹拿火攻的法子把鼓須打败，一直追到中山城下。

中山大夫孙焦对姬窟說：“乐羊是乐舒的父亲，主公不如叫乐舒去要求乐羊退兵。”姬窟就叫乐舒去說。乐舒推辞說：“早先我奉了主公的命令去請他。他坚决地不肯来。如今我們父子两

个各有主人，他决不能答应我。”姬窟逼着他去說，还吓唬他說。“你不去，我先要你的狗命！”乐舒只好上了城門樓子，請他父亲跟他見面。乐羊一見乐舒，就罵他：“你就知道貪圖富貴，不知道進退，真是沒出息的奴才！赶快去告訴昏君早点投降，他還有活命，你还能見我。要不然，我先把你杀了。”乐舒央告說：“投降不投降在乎國君，我不能作主。我只求父親暫時別再攻打，讓我們商量商量。”乐羊說：“这么着吧，为了父子的情義，給你一个月的期限，你們君臣早点打定主意。”乐羊下令把中山圍住，不許攻打。

姬窟認為乐羊心疼自己的兒子，决不会急着攻城。他仗着中山城結实，城里糧草又充足，不打算投降。一晃儿，一个月过去了。乐羊就准备再攻城。姬窟又叫乐舒去求情，再寬限一个月。他还想到外邊去請救兵。可是乐羊把中山城圍了好九层，城里的人沒法出去。就这么打也不打，降也不降，只叫乐舒一再請求乐羊放寬期限。

几个月又过去了，魏國朝廷里就有不少人議論紛紛，都說乐羊为了儿子不加紧攻打，中山就別想收服了。魏文侯不說話，他接連不断地打发人去慰勞乐羊，还告訴他國君正在替他蓋房子，預備等他得勝回朝的時候，送給他住。乐羊非常感激，可就是按兵不动。西門豹也着急起來了，对乐羊說：“將軍還打算不打算